

神學書評

陶理編，李伯明、林牧野譯：《基督教二千年史：自第一世紀至當代》。香港：海天書樓，1997。688頁。

Dowley, Tim, ed. *A Lion Handbook: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*. rev. edition. Oxford: Lion Publishing Plc., 1990, xxiv + 656 pp.

一直以來，市面上缺乏一本有分量，同時又能普及的中文教會歷史著作，李伯明和林牧野翻譯的《基督教二千年史》正正符合以上的要求，該書的原著 *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* 在1977年出版，1990年修訂，一直廣為英語世界所採用，其準確性和可讀性則毋容置疑。兼且各篇均由福音派立場的學者撰寫，確實適合一般信徒閱讀，亦是神學生和教牧便捷的參考工具。加上書中插圖多而悅目，增添不少閱讀的樂趣。現今的中文譯本沿用原書的格式，成果是立竿見影的。編者在前言表示，希望本書能成為既普及又具學術質素的中文教會歷史書籍（頁1），本書確實已達到這目標，筆者亦為著這份成績感恩。原書的價值已被肯定，現只對中譯本作出一點回應。

全書的翻譯流暢，雖有翻譯的痕跡，亦不為過，畢竟翻譯要忠於原著，若能叫操中文母語的讀者讀明，兼且沒有突兀的感覺，已經是譯者超卓的成績了。譯者在翻譯專有名詞及人名時採取一般沿用的譯名，使讀者容易明白和連繫人與事，免去不必要的混亂，尤其可嘉。但願基督教各翻譯編輯都能取同一態度，以使越發多元化，國際化的基督教文字工作減去不必要的混亂。

《基督教二千年史》以手冊形式編寫，共分八部，亦即八章，除第一部外，其餘按歷史時序討論，每部除主題和分題正文外，均插入不少重要人物或事件的附加資料，就如第二部正文的一個分題是「基督教會的發展：從耶路撒冷到羅馬」，而插入資料有「彼得」、「保羅」等，該等資料都是以彩色底色與正文加以區分，這樣的安排令讀者以正文為幹，附加資料為枝葉，作有條理的參考。原書卷首有一篇三萬五千字的簡介，將整個教會史扼要地勾劃出來，實在是不可多得的，但是中文譯本刪除了簡介部分誠為憾事。

為了使本書增加一點華人教會的色彩，編者特意加插了兩項附加資料和一條分題，都放在第八部。附加資料分別為許牧野的「宋尚節」和梁家麟的「基督教與近代中國」，分題則是「中文聖經小史」，摘自《啟導本》「中文聖經是怎樣來的」。筆者質疑三段文章能否「完善」了這本教會歷史手冊，而選取這三段文章的重要性究竟會有多大？還是讓本書以原來面目示人，容許重新編排的中文教會歷史手冊出版時才作仔細的安排呢？

第一項加上去的附加資料為「宋尚節」，本意為襯托正文「思想激盪的年代」，原書所用的人物是馬丁路德·金，金氏的非暴力思想打開了民權運動的新局面。但宋尚節的思想在中國教會的影響是怎樣的呢？宋尚節的貢獻在建立了佈道團的模式，攻擊罪惡為要的佈道和福音信息，卻不是一套完整的思想；可能倪柝聲在思想上的影響更全面，但若要在兩者中選其一又是不可能的事了。

第二項是「基督教與近代中國」，作者用二千五百字粗略描述了基督教的近代發展，簡潔而資料豐富。但全文總結於1949年，實令筆者費解，由1949年至1994年（若中文版在1995年開始編輯）之間45年的歷史往哪裡去了，即若封閉的30年無甚可觀，難道就沒有好寫的嗎？中國政府在1978年改革開放後，教會和信眾重新湧現的現象竟然隻字不提，這一片空白似乎是不能接受的。

「中文聖經小史」被編為第八部的一個小分題，該是分量不輕，然而同等分題已經有「翻譯聖經」，若將「中文聖經小史」編於「翻譯聖經」之下似乎更恰當，而這段小史詳列新教的中文譯本，將近代的中文譯本都遺漏了，好像除了六十多年前翻譯的和合本外，就更無別的了，一些現今流行的《現代中文譯本》（聯合聖經公會，1979）和《聖經新譯本》（天道書樓，1993）也沒有提及，更遑論《呂振中譯本》（呂振中，1971）了，上述的中文譯本雖遠不及和合本普及，但也可說是有影響力和代表性的譯本，如此的遺漏在中文聖經史是難辭其究的。文中第五段的行文頗具靈修效用，如「中文聖經的發展過程……就是認識聖靈的大能和智慧……每一個方塊字……都是上帝眷愛中華兒女的說明。」（頁643）但作為教會歷史的體裁，就有點格格不入的感覺，而最後一段介紹「附註解的聖經」稍嫌偏頗，亦沒有提及《聖經助讀本》（聖書書房，1985），對海天書樓著作過分著墨，實有所不宜。

綜觀全書，雖然在後加的中文部分未如理想，但只是全書的極少部分，況且理想歸理想，其作用仍是積極的，多一條關於中國教會的資料總比少一條好，況且其中內容仍具參考價值，瑕不掩瑜。筆者願誠意推薦《基督教二千年史》，作

為一本普及的參考書，其學術的嚴謹及史料的鋪排，以至表達流暢，印刷精美都是教會史手冊的上選。至於一本詳盡而又富學術價值的教會史教科書，則有待教會史的學者努力了。

湯紹源
建道神學院

更 正

本刊第八期，盧龍光博士撰寫〈香港的神學教育〉一文中，頁135注釋誤植「1997年」為「1996年」；另頁138，（三）獨立人士主辦神學院一段，行5~6應改為「於1987年，在香港創立的。」以上紕繆，本刊謹此致歉。
